

一部可以当作历史来读的小说

社会变迁背景下个人的无奈与悲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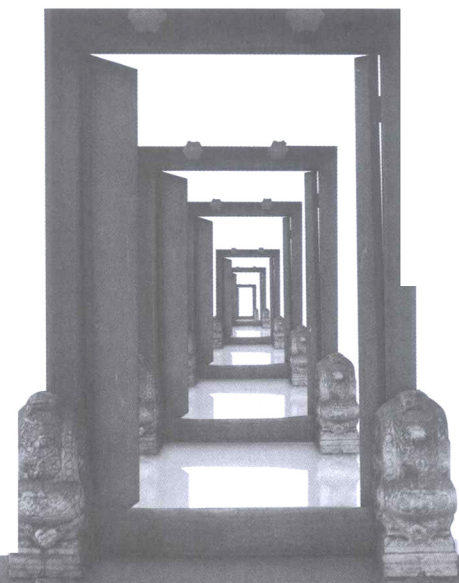
(1924—1966)

李树柏 著

流年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流年

(1924—1966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年 (1924—1966) /李树柏著. —北京:当代中国出版社,
2011.7

ISBN 978-7-5154-0023-5

I. ①流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35417 号

出版人 周一
责任编辑 朱云波
责任校对 王小芸
装帧设计 古手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辑部 (010)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
市场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
开 本 720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19.5 印张 2 插页 303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。

目 录

第一章

街头的那个孤儿 / 1

第二章

修鞋开始的人生 / 11

第三章

观音一样的媳妇 / 18

第四章

红火的鞋铺 / 30

第五章

他就是马扒皮 / 41

第六章

伪满皇宫的总管太监 / 57

第七章

买房置地和败家子 / 71

第八章

日本人、苏联红军 / 84

第九章

别样的狩猎风情 / 98

第十章

乡土中的童年 / 119

第十一章

又要打仗了 / 137

第十二章

解放军进城 / 151

第十三章

土地没有了 / 162

第十四章

历朝历代都干不成的事 / 174

第十五章

情殇与婚变 / 183

第十六章

马扒皮的末日 / 193

第十七章

送终与养老 / 209

第十八章

古满月成了人物 / 219

第十九章

恋爱路上的绊脚石 / 242

第二十章

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 / 257

第二十一章

饥荒岁月 / 268

第二十二章

自我保护的“护身符” / 283

第二十三章

乱世归宿 / 299

第一章 街头的那个孤儿

1924年，隆冬时节的一大清早，天气干冷，北风透骨。疾风卷起房上的霰雪，打在人脸，生疼生疼的。

宽阔的北顺城街，青石马路两边堆着半人高的雪墙。这是冬天的雪，来不及运走，临时堆在马路和人行道之间。雪是黑的，雪墙上积满灰土。雪墙靠人行道的一面，一处处被临街的住户泼出的脏水冲出来的雪坑，里面积满泔水渣，尿水冲出的深洞，泛着黄色。

一个十五六岁的干瘦男孩，光着头，右手提着一个一尺多高的圆铁桶，从胡同里出来。他左手掩着破空心棉袄的前襟儿，破棉裤下，露出一双脏脚，脚下趿拉着一双破棉鞋。男孩提着铁桶，向马路边的下水道走去。下水道口早已冻成了一个小冰山，它高出地面一尺多，中间一个冰洞，像火山口，四周冻着许多垃圾和粪便，甚至有一只死猫。男孩吃力地提着桶，一蹴一滑地走上冰坡，将桶里的深褐色液体，倒进冰洞。这是大半桶陈茶似的尿液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臊臭气。男孩倒完尿桶，往回走时，路过一个小吃摊儿，他站住了。小吃摊儿卖油茶、烧饼、果子、豆沙包。摊旁的长桌边，有两个人在吃早点。冲油茶的细嘴大铜壶，在火上喷着白气，鸣着响哨儿。摊主在冲油茶时，故意卖弄技巧，把左手的油茶碗放得很低，离茶壶嘴足有二尺远，让从右手铜壶中倾出的开水，扯着白烟儿，直冲油茶碗。冲出的油茶泛着红褐色，香气直冲鼻翼。

提着空尿桶的男孩瞪大双眼，咽着唾沫，贪婪地盯着油茶碗……

突然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男孩只觉右半拉脸直到耳根子，被重重地一击，整个人斜刺里向雪墙摔去，空尿桶被甩出老远。他坐起身来，只觉得半拉脸火辣辣地疼。等到眼前金星散去，他这才看清，原来掌柜的朱富贵正站在他面前几步远的地方，瞪着两只小圆眼，满脸怒气，龇牙咧嘴地冲他吼叫，但吼些什么，他却听不见。他的耳朵里满是“吱儿——吱儿——”的尖叫，像钢钻似的钻着他的脑仁儿。

这男孩叫吴森茂，是顺城街东胡同里“朱记鞋铺”的小学徒，一大清早出来给东家倒尿桶，因贪看小吃耽搁了时间，被赶出来的东家发现，挨了一个大嘴巴。小森茂挨了打，一声没吭，捡起空尿桶，一手捂着脸，绕过小吃摊，向胡同里走去。小吃摊上的几个人，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走过。只见他的棉袄前襟敞着，露出



干瘪的前胸和搓板儿似的两肋。跟在小森茂身后的朱掌柜，戴着皮帽，穿着长袍，蹬着厚底儿棉毡窝，倒背着手，嘴里骂骂咧咧……

吴森茂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为什么要来给人家当学徒，受这个气呢？

吴森茂曾经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妹妹。然而，在他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因吸毒死在了伪满洲国的大狱里。

母亲为了养活孩子，只好上街“缝破穷”^①。六岁的吴森茂则整天到火车站去捡煤核；捡来的煤核除了家里烧，余下的，还可换点儿杂和面儿。

这样的苦日子一直熬了七年。一天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冯师傅。他不仅供吴森茂一家吃穿，还叫吴森茂上了半年学。在这期间，妹妹吴耐霜，改名换姓，成了冯耐霜，并且叫起冯师傅“爸爸”来了。可是吴森茂却拒绝改姓，也不管冯师傅叫爸爸。转过年来，冯师傅要回铁城老家做买卖，提出把吴家母子三人带去。母亲自然同意，妹妹还小，听妈妈的，只有吴森茂坚绝不去，因为他不想当“带葫芦子”^②。

十三岁的吴森茂一个人留下，家徒四壁，除了两间空房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他只好重操旧业，到火车站去捡煤核，捡破烂，换斤杂和面儿，换盒火柴，买斤盐，饥一顿、饱一顿地勉强度日。

一晃儿，两年多过去了，街坊邻居看他这样过日子，实在可怜，便有好心人替他打听事由儿。可他年龄太小，又啥都不会，直到他十六岁那年，才有人给他说成了一家，到“朱记鞋铺”去当学徒，并讲明：学徒三年，管吃管住，不给钱。吴森茂答应了。

改天早晨，吴森茂由介绍人带着，自己背个小行李卷儿，兴冲冲地来到朱家。“朱记鞋铺”的黑漆大门紧关着，敲了半天，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介绍人管他叫“李案头”。那人带他俩进到院子里，正好一个“大块头”从北屋迎出来，“李案头”冲“大块头”说：“东家，起来啦？这是刚来的小学徒。”

吴森茂给东家行了个礼，规规矩矩地叫了一声：“东家！”

“嗯。”这位东家从鼻眼儿里哼了一声，接着吩咐道，“把行李放到东屋去，回头到西屋账房来一下。”说完，和介绍人一起向西屋走去。

吴森茂跟“李案头”来到东屋，环顾四周，见屋里只有一铺北炕，炕脚下有个地炉子；炕头上铺着一张狗皮褥子，枕头没收，被子没叠；地上连个桌子椅子都没有。“李案头”对他说：“把行李放炕上，你睡炕梢儿。”

吴森茂放下行李，返身来到西屋。西屋两间房，一明一暗。明间儿，朝门放张长桌，桌后一把旧太师椅上坐着东家，他正和介绍人说话。吴森茂不敢插嘴，规规

① 旧社会的一些妇女在街边设摊，为那些做苦力的人临时缝补衣衫，赚点小钱的行为。

② 对再婚妇女带着夫家的孩子的蔑称，又称“带犊子”。

矩矩地站在屋子中间，从眼角往四外看，只见南墙边放着许多鞋盒子，屋角堆着麻袋，还有许多做鞋的材料；通里间的门紧关着，还上了锁。这时，太师椅上的东家开口了，他操着浓重的山东腔说：“叫亨么？多大啦？家在哪哈？家里是作嘛行子的呀？”

“我叫吴森茂，虚岁十六，家住北顺城街120号，家里没别人，就我一个。”

“这俺都知道。”东家说，“听着，学徒三年，管吃管住，不给钱。”

“是。”吴森茂答应道。

“中了！干活去罢。”东家说，“先把北屋门起的尿桶倒了，倒街哈儿的下水道客。记哈，出去关门儿，回来把门儿插上。尿桶在井哈儿涮了，放回客。完事儿，扫院子，劈柴，再到北屋帮着烧火做饭……去罢！”

“‘去罢’？”吴森茂不解，心想，“就这些，完啦？拜师呢？学艺呢？也许明天……”

但是，吴森茂没敢问，也没敢停留，而是顺从地干活去了。他一边干活，一边想：“也许是因为太早，师傅们还没来？等一会儿师傅们来了……但不知是哪位师傅教我？”

一早上，吴森茂干着活儿，心里想的净是这些。吃完早饭，师傅们陆续到了，加上“李案头”，总共五个。他们都进了西里间，不久就从那里传出了“叮叮咣咣”的敲打声和一阵阵说笑声……

吴森茂真想进去看看，可是，手里的活干不完，哪容他卖呆儿^①！他在等着东家叫他，当然是叫他去拜师傅，而这老东西进进出出，不知从他身边走过多少遍，却睬也不睬他。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，下午仍复如此，直到傍晚，师傅们下工走了，东家也没提让他拜师学艺的事儿。

第二天也一样。吴森茂真有点儿沉不住气了，他想问问东家，可又不敢。小孩子学艺心切，下午实在憋不住了，就趁手头没事儿，抽空扒西里屋窗户，往里看，还没等他看清里边的情景，冷不丁屁股上挨了一脚，疼得他差点儿跌倒。他扭项回头一看，原来高他半截的东家，正对他怒目而视。

“你个狗日的，倒闲在，有空在这里卖呆儿！你个小养的，这屋里是你看的？老子雇你来，是叫你干活的，不是让你养肥膘儿的……”

这老东西，张口一个“小养的”，闭口一个“狗日的”，骂起来没完。一边骂，还一边推推搡搡，踢踢打打。吴森茂刚辩解了一句：“您叫我干的活儿，我都干完了。”东家照他脑袋就是一巴掌。“干完了？这院儿里的活儿，还有干完的时候？狗日的，你不是说干完了吗？那好，我给你找点儿活儿干，保准你这辈子干不完！”

说罢，东家大步奔进西屋，从里边搬出一个足有尺半高的旧汽油桶，“砰”地

① 看热闹。



一声，放在吴森茂面前，顺手从桶里抓出一个圆木墩和一把铁锤往吴森茂脚前一丢，说：“去，到东屋给我直钉子去！你个小养的，我日你姐，这回我叫你说‘干完’！”

东家气哼哼地走了。吴森茂低头一看，洋铁桶里是大半桶洋钉子，再一细瞧，个个都是弯的。

鞋铺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弯钉子呢？吴森茂一时还搞不清楚。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好歹算是把这个钉子桶挪到东屋去了。是啊，这回可有得他干啦！直钉子，只要有一点儿空闲，他就得去直钉子。他一天直出的钉子，还没有师傅们弄出的弯钉子多。不管他怎么干，桶里的弯钉子只能越来越多，要不，东家怎么说，要给他找一件他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活儿呢！

原来，这鞋铺纳鞋，必须先把鞋帮儿套上木楦，再用小洋钉把鞋帮儿的底边儿钉在楦子上，而后再缝鞋边儿，上鞋牙儿，这叫“上楦”。做好的鞋帮，在纳底儿之前，还要从鞋楦子上起下来，这叫“起楦”。钉子经过这一钉一起，十之八九都变成了弯的，不能用了；若想再用，必须把它直过来，否则就得用新钉子。直钉子这个活儿，费时费力，又不值得，所以，哪家鞋铺也不花钱雇人干，而是叫家里的闲人，比如妇女和小孩，没事儿的时候干点儿，直多少算多少，有一搭无一搭，没空儿就不直。弯钉子积多了，当废铁一卖完事儿。

吴森茂虽不是朱家的闲人，但却是个光吃饭不拿钱的徒工，他的工夫不值钱，所以，在他空闲的时候，朱掌柜才叫他直钉子。朱家的饭不是好吃的，能叫他闲着！

这是自来朱家后，吴森茂首次挨打，这个头儿一开，可就没头喽！像这样打一巴掌踢一脚的小打小闹，那是家常便饭，隔三差五就得来那么一次。至于大打，倒也挨过两次。一次是，吴森茂看孩子不小心，把朱富贵的宝贝孙子摔了。朱富贵一见，火冒三丈，几步冲进西屋，见账桌上有一摞刚收上来的鞋底子外件儿，便猛扑上去，抓起一只鞋底子，从西屋出来，直奔吴森茂，拉过来，抡起大鞋底子就抽，足足抽了十几下。由于吴森茂躲闪挣扎，这十几下有打着的，也有没打着的；有着轻的，也有着重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反正把吴森茂打得够呛！

还有一次，吴森茂帮掌柜的进货，从门外的马车上，往账房里搬东西。搬完以后，朱富贵叫他把搬进来的货码齐，把弄脏的地扫了。像这样在账房里干活，对吴森茂来说，为数有限，除非必要，朱富贵是很少让他进账房。他的主要任务是干家里的杂活儿，当小使^①。至于和账房相连的里间儿，吴森茂从来没进去过，因为通里间儿的门，总是关着。即使仅有的几次进账房，也是说完话，干完活儿，立马被掌柜的轰走，根本不让他有机会接近里间的作坊。刚来时，他只是隔着窗户往里间

① 方言：杂役、奴仆。

儿看了一眼，就挨了一顿臭揍。这次，吴森茂在账房干活，掌柜的不在身边，他码完货，扫完地之后，一股好奇心驱使他不由自主地拉开里屋门。屋里地方不大，一张两三尺宽、四五尺长的矮木条案放在地上，“李案头”和另外四个工人，围坐在案子四周，缝的缝，钉的钉，正干得热闹。师傅们身后，堆着成摞的皮底、布底、胶底和各种鞋帮，还有一排排上着楦子的成鞋、半成鞋……靠北墙，一溜木架上，分码按号摆着大大小小的鞋楦子；靠西墙，一张齐腰高的长案上，扔着长刀、剪子、尺子、鞋样儿……地上，碎皮边儿、破布头儿、烟头儿、烂纸，到处都是，脏得一塌糊涂，好像从来就没人打扫过。手脚勤快的吴森茂，想进去帮他们打扫打扫，又怕妨碍师傅们干活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朱富贵进来了。吴森茂赶忙上前说道：“东家，我是不是也把这屋打扫一下？”

然而，朱富贵一见他站在半敞开的作坊门外，立时小眼儿瞪圆，脸也涨红了。他只在屋里扫了一眼，立马像老狗抢屎一样，向刚码好的材料堆上的一摞鞋底子扑去，由于用力过猛，鞋材料被他撞得七零八落。他一把抓起四五只大鞋底子，没头没脑地向吴森茂打去。吴森茂用胳膊一挡，朱富贵手里的鞋底子被挡得满天飞，有两块直向鞋案子砸去，吓得几位师傅直躲，整个作坊乱成了一锅粥！朱富贵不管不顾，捡起地上的鞋底子，继续抽打吴森茂，一直把他打出西屋。他一边打，一边不停地骂：“你个狗日的，没记性，不叫你往这屋看，你偏看。反了你，小养的，想偷艺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”

吴森茂被东家从西屋一路打到东屋，但他没有哭。他在想：自己为什么会挨打？他真的想不出，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
他清楚地记得东家责骂他的那些话，除了脏话，就是骂他“偷看”、“偷艺”。看来，东家打他，是因为他看错了地方。西里屋不能看，更不能进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！可这是为什么呢？西里间儿不就是做鞋的地方吗？自己是来学做鞋的，怎么连看看都不行，更不准进呢？掌柜的还骂他“想偷艺”，难道他不准自己进作坊，就是怕他“偷艺”？可“艺”是什么？他偷它干嘛？他连“艺”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偷？吴森茂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天晚上，吴森茂上炕睡觉，他脱下衣服，验看自己被抽紫了的胳膊。先他躺下的“李案头”瞥眼看见，忍不住问：“白天东家打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手真狠！这要抽到脸上……”

“他是抽我脸，我一挡……他个狗日的，”吴森茂学着朱富贵的腔调骂道，“为啥打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”

“错就错在你不该进作坊！”“李案头”说。

吴森茂想弄清其中的缘由，于是问：“那为啥？我进去是想扫地，收拾屋子，您看里屋那个埋汰！”



“埋汰就叫它埋汰，”“李案头”说，“你别去收拾，他怕你借机偷艺。”

“偷艺？”吴森茂不解地问，“手艺为什么要偷？手艺不是学的吗？我是光明正大地来学艺的，干嘛要偷？”

“那好，我问你，”“李案头”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你不偷，你学，谁教你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吴森茂说，“我这不正等着东家让我拜师学艺呢吗？”

“等着罢——”“李案头”拉长声儿说，“等到猴年马月！”

“怎么？”吴森茂惊讶地问，“听师傅的话音儿，是不叫我拜师学艺？”

“拜师？学艺？”“李案头”反问，“你拜师学艺，谁给他干活——端屎端尿、烧火做饭、看孩子？”

“合着我是给他当小使来啦？”吴森茂生气地说。

“当不当小使，那是你的事儿。”“李案头”说，“手艺，怕是学不成，起码这三年不成；要学，也得三年以后。”

“三年后再学，那得学到啥时候？”吴森茂惊讶地问。

“至少再学三年。”“李案头”说。

“六年！”吴森茂目瞪口呆。

“对，六年！”“李案头”说，“在别处，三年；在这儿，六年：三年学徒，三年白干。”

“我可不给他白干！”吴森茂恨恨地说，“三年我就十八九啦！六年？我还急着学成手艺养自己呐！”

“你估摸着办罢，干不干在你。”说着，“李案头”打个哈欠，躺下了，心说：“这小子还挺倔。”

“朱记鞋铺”的掌柜朱富贵，五十多岁，人长得又高又大，特别是他那颗大长脑袋，四棱八股，没有一根头发，只长着一层稀疏的白色绒毛，显得锃光瓦亮。小眼睛，没有眉毛；眼睛上边只有两道肉棱子。瘪瘪嘴，扁鼻子，肉下巴，若不是多了两个兜风耳，整个脑袋，远看活脱脱是个大冬瓜。朱富贵祖籍山东，家里有房有地，十分殷实。高小毕业的时候，他来沈城学买卖，后来自己开鞋铺，靠吮吸工人血汗，干到如今这个规模。“朱记鞋铺”不设门面，不做零售，只给商家做批活，赚工本材料钱，所以，克扣工人就成了他敛财的重要手段之一，其中又以巧使学徒为甚。他虐待学徒是出了名的，因为他打人惯用鞋底子，所以人送外号“朱大鞋底子”。

朱富贵现有长活儿师傅五人，忙时临时雇工不算，外带一个学徒，就是吴森茂。五位师傅里，李师傅手艺最好，会全活儿，在朱家干活的时间也长，资格老，所以才被朱富贵指定为案头儿。吴森茂刚来时，听人叫他“李案头”，还以为这是叫他的名字呢，其实这只是他的“官称”。案头儿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做鞋案子上的

头儿，所以，他在工人中，算是个说话顶用的人物，就连朱富贵也不能不让他三分。在“朱记鞋铺”，也就李案头还敢和朱富贵掰扯几句，替工人说几句公道话，所以，他在工人中还是有点儿威信的。李师傅家住农村，一个人撇下妻儿老小，到城里来挣辛苦钱儿，也确实不容易，除了逢年过节回家探亲，一年到头就窝在朱家的东厢房里自己一个人睡，一个人吃。朱家雇人从不管饭，为的是不请大师傅，省一个人的开销。其他师傅上班儿，是吃了来，中午自带干粮，晚上回家吃饭。只有李师傅在这儿起伙，自做自吃，不能和东家一家轧伙。学徒也是如此，管吃管住，那是为了让他多干活。这样，吴森茂和李师傅就只好“一锅搅马勺”了。吴森茂和李师傅同吃同住。李师傅为人正直、老成、和善，相处几个月，他对吴森茂的印象不错：这小子勤快、能吃苦、能忍耐，又实在，还有那么点儿倔脾气，挺对他的劲儿，所以这天晚上才对吴森茂说了几句实话，告诉他东家巧使唤学徒的把戏，无非是想让他早做打算，以免吃亏上当。根据以往十几年的经验，他认准这个孩子也不会干长，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，不便深说。

不想，吴森茂不仅没被朱富贵这几顿鞋底子打走，反而越呆越安稳了，这是后话。

单说几天之后，又一件令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。

那天早晨，吴森茂照例第一个起来。他收拾房间，扫院子，等北屋送出尿桶，再去倒尿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。等他回来，东家已经起来，正准备进账房安排一天的活计，吴森茂则进北屋明间生火、烧水。朱富贵的小脚老太婆和孙子还要赖在炕上玩一会儿，等水烧好了，才起来，天天如此，习以为常。

突然，北屋出事儿了。正在账房忙活的朱富贵，猛听得北屋一阵大乱，老婆骂，孙子哭，咳嗽连声……朱富贵不知后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急忙放下手里的营生，几步冲出门外，一看，好家伙！北屋门大敞着，一股股浓烟正从房门往外冒，他老婆正在破口大骂：“你个×养的，想熏死老娘！这生的是什么火？”

又听见孙子一边干咳，一边号叫……

就在这时，被烟呛得涕泪横流的吴森茂，从浓烟中钻出来，蹲在门口，边咳边喊：“东家，倒烟，炉子生……生不着……”

朱富贵一看，全明白了：这小子不好好生火，灌得满屋子生烟，把没起炕的老婆和孙子呛着了。朱富贵气由胸中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小眼瞪圆，长脸涨红，疯了似的，反身直扑西屋……

“坏了！”吴森茂透过泪水，眼见东家冲进西屋，不由得肝儿颤^①，“这老东西，准是抓鞋底子去了！怎么办？是等着挨揍，还是走人……”

^① 方言：害怕。



吴森茂主意尚未拿定，猛听得西屋里杀猪似的一声号叫，倒把吴森茂吓了一跳。没等他明白过来，只见朱富贵踉踉跄跄地从西屋出来，龇牙咧嘴，秃脑袋上汗珠子滚滚……东屋的李师傅，北屋的老太太和她的孙子，一齐闻声赶来，一看，朱富贵左手托着右手，像拽爪子一样，右手垂着的五指，简直成了刺猬：一只带把儿的大钩锥子斜插进大拇指肚儿，其余几个手指上七扭八歪地钉着大大小小的钢针，有的针上还穿着线，几个瓦蓝儿的秋皮钉挂在手指上，悠悠荡荡……

“天哪，这是咋啦？”老太婆叫。

“哇——”孙子哭。

朱家里里外外乱成了一锅粥！

“上医院！”

“上你妈个什么医院！”朱富贵一跺脚，“那得多少钱？自己拔！”

“自己拔？东家，那可疼啊！”李师傅说。

“疼？老子忍了。”朱富贵恶狠狠地说，“拔！”

李师傅和吴森茂手忙脚乱，又搬凳子，又拿水。朱家老太婆找药，找布，连孙子都顾不上了……

朱富贵斜坐在凳子上，平伸着右手，脸扭向一边。李师傅小心翼翼地给他起针，揪钉，拔锥子……甭说，朱富贵还真有点儿忍劲儿！头上豆大的汗珠子直滚，龇牙咧嘴，硬是不叫，就是最后拔那根钩锥子的时候，把老东西疼着了！带倒钩的锥子扎进大手指肚，要拔出来，谈何容易！倒勾儿钩着肉，不能生拔硬拽，得慢慢儿退出来。李师傅小心翼翼地推一推，拽一拽，左扭扭，右揉揉……朱富贵这回挺不住了，他又是叫，又是骂……足足折腾了好几分钟，好歹算是把钩锥子弄出来。朱富贵瘫在地上，最后上点儿鱼骨粉^①，用破布包扎一下，算完事儿。

以后的一些日子，就是东家在后边养伤，前边的一摊儿，全交给李师傅了。

事情暂时是过去了，可这底里根由，一时却难以弄清。

自打朱富贵伤手之后，这个问题就成了李师傅和吴森茂每晚必谈的话题，当然也是李师傅和另外四位师傅闲聊的主要内容。

吴森茂生火倒烟，呛了东家的老婆和孙子，朱见状大怒，于是冲入西屋，想拿鞋底子打人，不想被扎。

情况可能就是如此，这一切都符合朱富贵的性子：气大，生起气来不管不顾，打人专爱用鞋底子，而且他抓鞋底子又猛又狠，像前边说的，犹如饿狗扑屎。但奇怪的是，他怎么没抓到鞋底子，反倒被扎成那样呢？

事情既然已经发生，局外人是解释不清楚的。让李师傅和另外四位师傅焦心的倒是：日后小森茂怎么办？东家手好了，肯定要整治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事情是由他

^① 墨鱼骨磨成的粉，可用于止血。

引起的，虽说炉子倒烟是老天爷的过，可炉子毕竟是他生的，这个干系，怎么躲得过？推给老天爷？怕是朱大鞋底子这里过不去，他不能找老天爷撒气，这个“出气筒”十有八九该是他吴森茂。甚至可以说，实打实是他，跑不了。问题是，朱富贵会怎么拿他出气？打一顿，这是轻的；让他卷铺盖卷儿滚蛋，还是生出其他什么法子？估摸不出来，伤脑筋！

“要么，干脆不干了，另谋生路？”有的师傅提议。

吴森茂也说，“当面锣，对面鼓，事先讲明。愿意，干；不愿意，不干。这倒好，明一套，暗一套，说是来当学徒，实际上成了使唤人，这个当，谁上？我走，我找能学艺的地方去！”

“话又说回来了，孩子，”李师傅说，“到哪儿学徒也不易，吃苦受罪，挨打受气……”

“我说过了，”吴森茂继续说，“这些我都不怕，但得叫我学手艺，为这，我什么罪都受得！”

“看来，你是真想学点儿东西。”李师傅自言自语。

“大爷，几位师傅，”吴森茂说，“你们这就挺好！不怕刮风下雨，有钱挣，能养家。再说，要是干好了，就不许咱也弄个小鞋铺儿开开？”

“嚯，好小子！有志气！”

几位师傅同声赞道。

“好啦，咱爷们儿不开玩笑。”李师傅严肃起来，“我认真地问你一句：你是不是真想学做鞋？”

“想，真想！”吴森茂斩钉截铁地说，“一进这个门儿就想，可……”

“这我们都知道。”李师傅打断他的话，说，“我再问你，苦学三年，你顶得住？”

“顶得住！”吴森茂回答得十分干脆，“漫说三年，就是六年，也顶得下来！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你说！”李师傅问。

“得真学，”吴森茂呐呐地说，“像现在这样……我也想快点儿学成，好挣钱儿不是！”

“这倒是真话，”李师傅认真地说，“这么着吧，你要是真想学，打从明儿起，我们老哥儿几个教你！”

“那咋教？”吴森茂急切地问。

“偷偷教，”李师傅说，“你偷偷学。”

“行！”吴森茂信誓旦旦地说，“只要师傅们教我，我死活也要把这门儿手艺学成！”

这几天，几位师傅和吴森茂趁东家不在，利用午饭时间，反复磨叨的，就是这



套嗑儿，今天总算有了个结果，吴森茂高兴自不必说，李师傅更是得意，其他几位也乐得帮忙。可以说，皆大欢喜！只有朱富贵被蒙在鼓里，他此刻正在龇牙咧嘴，抱着烂手“哎哟”呐！

第二章 修鞋开始的人生

后来吴森茂才知道，几位师傅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决定，都是李师傅事先谋划好的。

要说李师傅这个人，那是真有心计，也真能沉得住气，他看中吴森茂已经不是一天两天，想成全他，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，硬是思谋了好几个月，这才吐口儿。要说他对吴森茂好，也很难说是缘分，而是他几个月细心考察的结果。想当初，朱富贵收来吴森茂做学徒，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。来朱家干活的学徒，走马灯儿似的，这个来，那个走，长的，一年半载；短的，十天半月；不是被打跑了，就是被累走了，大家早已司空见惯。按照鞋铺的规矩，学徒平时是不能回家的，因为学徒早晚要干活，只有每月两天的休息日和逢年过节放假，才能回家。吴森茂和其他学徒不同，他家里没人，回家没人管饭，自己又不挣钱，所以，即使是休息放假，他也得在东家这儿混饭吃。当然，饭不能白吃，得干活，所以，吴森茂自打进朱家门儿，就一天也没歇过。在吴森茂，这是迫不得已；而对朱家来说，节假日有个光吃饭不拿钱的小使，也是便宜事儿，但这样一来，就使孤身一人客居在外的李师傅，有了个常伴儿。不仅如此，两人共处一室之后不久，李师傅就发现，这回这个小学徒和以往那些大不一样。以往那些孩子虽然也和他住在一起，但很少见面和他说话，因为白天各干各的，碰不到一起；晚上李师傅睡得早，小伙子要么等他睡着才回来，要么回自己家睡去了，等休息日李师傅闲了吧，人家又走了。再说，也没有几个干长的，大都没等混熟，人家就不干了。

这个叫吴森茂的可不一样。一开头，李师傅还没太在意，可是没过两天就发现，又脏又乱的小下屋^①变了：地扫了，桌儿抹了，窗户纸上的破洞糊上了，桶里的水总是满满的……更令李师傅惊讶的是，他那床从不归拢的铺盖，现在被叠得整整齐齐；有几次他回屋晚点儿，被窝都给他焐上了。这还不算，有一天晚上，李师傅刚想睡觉，小森茂突然端来一盆热水，说：“李大爷，给北屋烧的水还剩点儿，您烫烫脚吧。”李师傅进朱家十几年，从来没受过这种优待。他除了月间洗一两次澡平时没机会烫脚，偶尔烫一次，觉得舒服极了，李师傅很感动。然而，更难得的

^① 指正房外的偏房，一般为下人所用。



是，自此以后，隔三差五，吴森茂就给他打热水烫脚。李师傅心里过意不去，嘴上却没什么。他是师傅的身份，跟徒弟倒也不必客气，更何况，还不知道这小学徒哪天走人呢！几个月过去了，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，首先是吴森茂几次挨打，对此，李师傅虽然同情和可怜他，但却没什么。因为他始终认为，这孩子早晚要让朱富贵打跑，说什么也没用。直到吴森茂为打扫作坊而挨打，李师傅再也憋不住了，这才把掌柜的打学徒的真正原因，如实地告诉吴森茂，让他明白，他在这儿的头三年是学不到手艺的，并且劝他，晚走不如早走，但吴森茂硬是没走。这使李师傅颇感不解，心说：“怎么，这么打，还打不走？为了吃朱家这口饭，他就这么受下去啦？”不想，几天后，朱富贵的手被扎，而罪魁祸首正是吴森茂，由此，这才引出了他的去留问题，于是就有了几位师傅和吴森茂几天来的午间大讨论。其结果，不仅决定了吴森茂的一生，也决定了他和李师傅日后非比一般的特殊关系。

李师傅，大号李志忠，家住沈城东南五十多里远的李千户屯，离沈抚铁路上的大井子站八里地，家里只有老伴儿李王氏和三个闺女。老伴儿比他大八岁，三个闺女，最大的十四，老闺女才七岁。李志忠是个穷大户人家的孩子，兄弟姐妹六七十个，他是老大。他的寡妇妈为了给家里找个干活的，在他十岁那年，给他领来一个十八岁的童养媳。这个大他八岁的大媳妇，就是如今的李王氏。李王氏一进门，就担起了全部家务：侍候婆婆，照顾小丈夫和一大堆小叔子、小姑子；洗衣做饭，喂猪喂鸡，碾米磨面，挑水种菜……她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整天挨打受骂。老婆婆常常当着孩子们的面儿，扒掉她的裤子，倒骑在她的背上，用笤帚疙瘩打她。夏天，让她跪在院子里淋大雨，冬天让她穿着单衣在外边挨冻，甚至把家里养的猫，塞进她的裤裆里，让憋急了的猫抓她下身……开始，李志忠并不在意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逐渐怜惜起自己的大媳妇了。在李志忠十五岁那年，他和二十三岁的大媳妇圆了房。这以后，母亲再虐待他媳妇，他就不干了。因此，李志忠常和母亲吵架怄气。转年，李志忠索性走了，眼不见为净！经同村人介绍，到大井子站上的一个皮铺，当了学徒和伙计，三年满徒，李志忠就留在皮铺当了皮匠，干些缝拢套、做马鞍等擗锥把子的活计。虽说李志忠在外边讨生活，倒也经常回家。大井子离李千户屯不过八里地，走腰道儿^①，用不了两袋烟的工夫，就到家了。李志忠每回一次家，都少不了跟老家儿怄气。看到媳妇受罪难过，特别是在弟弟们相继成家之后，母子婆媳一起欺负大媳妇，李志忠再也忍无可忍了。在一次和母亲大打大闹、大摔大砸之后，李志忠带着媳妇走出了家门。那一年，李志忠二十，李王氏二十八。狠心的老娘因嫉恨媳妇，抱怨儿子，竟没给李志忠片瓦寸地，让他们两口儿几乎净身出门。李志忠租了半间房，安顿媳妇住下，自己照旧到大井子干活，挣钱度日，生活十分艰难，但是，李王氏愿意。她在王家当了五年童养媳和五年大媳妇，过了整整十年

^① 人们抄近道穿庄稼地踏出的小道。